



## 麥積山佛窟奇觀

一、當今賦而不忘；二、當今賦而不忘；三、當今賦而不忘；四、當今賦而不忘；五、當今賦而不忘；六、當今賦而不忘；七、當今賦而不忘；八、當今賦而不忘；九、當今賦而不忘；十、當今賦而不忘；十一、當今賦而不忘；十二、當今賦而不忘；十三、當今賦而不忘；十四、當今賦而不忘；十五、當今賦而不忘；十六、當今賦而不忘；十七、當今賦而不忘；十八、當今賦而不忘；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二十、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一、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二、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三、當今賦而不忘；二十四、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五、當今賦而不忘；二十六、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七、當今賦而不忘；二十八、當今賦而不忘；二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三十、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一、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二、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三、當今賦而不忘；三十四、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五、當今賦而不忘；三十六、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七、當今賦而不忘；三十八、當今賦而不忘；三十九、當今賦而不忘；四十、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一、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二、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三、當今賦而不忘；四十四、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五、當今賦而不忘；四十六、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七、當今賦而不忘；四十八、當今賦而不忘；四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五十、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一、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二、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三、當今賦而不忘；五十四、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五、當今賦而不忘；五十六、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七、當今賦而不忘；五十八、當今賦而不忘；五十九、當今賦而不忘；六十、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一、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二、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三、當今賦而不忘；六十四、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五、當今賦而不忘；六十六、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七、當今賦而不忘；六十八、當今賦而不忘；六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七十、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一、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二、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三、當今賦而不忘；七十四、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五、當今賦而不忘；七十六、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七、當今賦而不忘；七十八、當今賦而不忘；七十九、當今賦而不忘；八十、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一、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二、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三、當今賦而不忘；八十四、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五、當今賦而不忘；八十六、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七、當今賦而不忘；八十八、當今賦而不忘；八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九十、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一、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二、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三、當今賦而不忘；九十四、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五、當今賦而不忘；九十六、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七、當今賦而不忘；九十八、當今賦而不忘；九十九、當今賦而不忘；一百、當今賦而不忘。

蔡惠明

麥積山佛窟始鑿於後秦。西魏文帝時，再修崖閣，重興寺院，魏文帝皇后乙弗氏薨，鑿麥積崖為龕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間，秦州大都督李允信為亡父造七佛閣。歷代開窟造像在距山基二十至三十米，七十至八十米高的懸崖峭壁上。層層相疊，上下錯落，密如蜂房。唐開元廿二年（七三四年）地震，崖面中間坍塌，窟羣分成東崖和西崖。現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洞窟一百九十四個（東崖五十四個、西崖一百四十個），泥塑像、石雕像七千餘身，壁畫一千三百多平方米。泥塑有高浮塑、圓塑、粘貼塑、壁塑等四種。

數以千計的與真人大小相做的圓塑，極富生活情趣。端莊的佛像，猶如無冕旒的世俗帝王，側侍的菩薩、弟子，有的低眉含媽，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或眉開眼笑；有的俊俏活潑，向人們招手致意；還有聰慧虔誠的少年和天真的男女兒童羣像。從高約十六米的阿彌陀佛，到十餘厘米小的影塑。從神聖的佛到天王脚下的「金角銀蹄」牛犢兒，均精巧細膩，栩栩如生。泥塑上彩而不

重彩，被譽為「塑像館」。抬頭仰望，凌空飛棧，攀行其上，驚險陡峭。五代「玉堂閒話」載稱：「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石成佛，萬龕千窟，雖自人力，疑是神功。」在人民羣象中也有「先有萬丈峯，後有麥積崖」、「積木成山」的傳說。石窟的形制完全按照我國民族建築形式開鑿，方型、平頂、前壁開門，兩側開龕的房屋建築為崖閣式。麥積山是秦嶺山脈西端的奇峯，冬暖夏涼，秋季細雨霏霏，雲霧繚繞，「廣輿記」譽為「秦地林泉之冠」，「麥積烟雨」為「天水八景」之首。登上高七十多米的上七佛閣（俗稱散花樓），居高臨下，揚手散花，花隨着上旋氣流越飄越高，峯巒重疊，碧波如海，與藍天相接。

麥積山佛窟與敦煌千佛洞，大同雲崗的藝術似乎是天然鼎峙的寶藏。「有龕皆是佛，無壁不飛天」，這是人們對麥積山佛窟藝術中繪塑藝術並茂，相互輝映的贊美。東崖最為重要的有涅槃窟、千佛廊、七佛閣、牛兒堂等。在高達五十米開外的山腰上，開鑿石檐列柱式的長廊竟長達三十一點五米，一列有七間佛龕，共四十二尊塑像。這些塑像雖在明代會修補過，但大體上還是可辨認出是唐宋時代的原作。每尊塑像神態無一雷同，面相慈祥端莊，衣褶華而不俗，雖是佛國的造型，却深刻地反映了人世間的形態。在散花樓長廊的兩端壁前，有兩尊四米半高的力士塑像，全身大部份赤裸，只在肩上披着錦帛，腰上纏着長裙，神態極為誇張，肌肉暴起，圓睜雙目，下巴上翹，咬筋強韌，使人感到其齒間蘊蓄着威猛的力量。這種氣勢，在國內其他佛窟寺院中也是罕見的。

（下轉第10頁）

們兩者好像心心相印，這一粒子若旋一個轉，那邊的一粒也必同時旋轉，而且速度相同，動靜一致，同轉同止，這種異象，令科學家們十分困惑。因為兩粒光子的距離如此遙遠，就算以光速（已知的宇宙中最大速度），彼此聯絡溝通，也不可能如此立即反應。在已知物理學來說，兩粒光子是沒有可能立即溝通的。科學家們推斷，只有兩個可能性，其一：光速不是宇宙中最大的速度，必有比光速更大的。其二：兩粒光子的溝通互相感應，是經由「第四度空間」途徑的！空虛的第四度空間，是存在於三度空間之中的，成爲比光速更捷便的溝通途徑。

科學家班卓夫企圖用二度空間的圖形來呈映一角四度空間的超空間（超界）狀況，電腦螢幕上映出這樣的一個圖形，請注意這圖中心的一個「怪物」。頭似魔鬼，有兩角，身似蝙蝠，有翼，兩手，兩足。這是存在於第四空間的無色無形精靈之一種，肉眼是看不見的，被電腦用二度空間圖形繪出。

這是科學家班卓夫的「四度空間放映機」電腦螢幕上映出的「一個人造「四度空間」的三度空間立體畫面，一個具有高，長，寬三度空間的立方體，它的四度空間像一隻蘋果。又像海中透明的海蜇，不停旋轉，逐漸變形縮小，消失，又再出現，放大。如果用二度空間方式來表現，它是像圖中較大畫面的漏斗形網狀，從一邊的漏斗通到另一邊的漏斗。根據這一發現，可以知道三度空間的物質宇宙中的確存在有許多無形無色的四度空間漏斗形溝通途徑的。

科學家證實第四度空間，是令人興奮的科學新成就。

科學已證實的第四度空間，其實只不過是超越三度空間的一個較爲接近的空間，在四度以上，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色界空間，已知的第四度空間更未能窺佛經所說的無色界內許多的複度時空。第四度仍然只是色界內與無色界之間的一種溝通途徑。或者是過度空間，到現在爲止，科學還未能直接發現或證實到底三十天所有各天，是屬於第幾空間。可是，最新的科學不斷進步，不斷有新發現，也越來越接近佛經的宇宙界說。我相信將來必會能夠更加具體一一證實佛說諸天各界的。

（上接第32頁「麥積佛窟奇觀」）

更爲精彩的是，七個佛龕上端壁間，又繪了相當完整的七幅大壁畫，每幅都有伎樂天人，兩相對觀，各奏樂器。左邊六人，分別拍板、吹角、吹排簫、彈阮咸、擊鼓、吹笛的。右邊六人，各有吹笙、拍鏡、打腰鼓、彈箏篪、彈弦琴、吹箏篪的。姿態生動妙曼，屬龜茲樂部。古代民間的藝術家們以他們豐富的想像力，描繪了「各以一切音聲海，讚佛甚深功德海。」（「普賢行願品」）這些壁畫的造型，特別是綫條的韻律上，很有自己的特點，它使伎樂天人露在衣衫外的肌膚部份，都用極淺的薄肉型來表現，體現了繪畫和浮雕相結合，可說是隋末唐初藝術的代表作。在這座佛窟中，殘存的一千多平方米的壁畫中，飛天的內容很多，有頂棚飛天，也有光圈飛天，都十分可愛，更有古風韻味。畫管完全不同，令人會想起外國畫家筆下安琪兒天使的風貌。

在散花樓極目遠眺，最能使人心曠神怡。映入眼簾的正面是麥崖山，西面是豆積山，鳥瞰全景，令人體驗到唐代詩聖杜甫在「秦川雜詩·山詩」中對麥積山佛窟所描寫的：「上房重閣晚，百里見秋毫」的意境，而留戀忘返。

麥積山佛窟藝術，生動地展現了自後北魏到明清一千五百年間雕塑藝術發展的道路。正如著名畫家劉開渠先生所稱譽的那樣：「麥積山是我國歷代一個大彫塑館。」到這裏的人誰也不可能短暫的時間內覽遍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雕塑館。但古代與近代藝術家精湛的技巧恰令人永遠不能忘懷。至於各朝代佛窟雕刻作品的鑒別，主要是從其面相、花紋、服裝等加以觀察。如六朝面相多是豐圓，後期較爲瘦長。唐代則均頰豐頤滿。衣褶最初用漢代傳統的陰綫刻法，後來兼採用西域的凸起綫條，更發展爲直平階梯式的衣紋。服飾一般採用印度的裝束，由單純而逐漸演變爲複雜。各個朝代作品的這些特徵，充分顯示了當時藝術家們不同風格和創造天才。

麥積山佛窟的奇觀，在我國佛教藝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是中華民族悠久文化歷史的見證，現經有關方面修葺，重新煥發光彩，必將吸引着世界廣大的佛教徒和藝術愛好者們欣賞和瞻仰！